

孔子

世家藝文志

上

周洪才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孔子世家藝文志

上

周洪才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子世家艺文志(全二册) / 周洪才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013-5539-6

I. ①孔… II. ①周… III. ①孔丘(前551~前479)一家谱—艺文志 IV. ①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5980号

书 名 孔子世家艺文志(全二册)

著 者 周洪才 著

责任编辑 宋志英 赵 嫻 张珂卿

装帧设计 程 言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68.75

字 数 12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3-5539-6

定 价 620.00元

孔子年谱

一岁 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前 551)

是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时,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尼丘山附近(今尼山下有“坤灵洞”,传即孔子诞生地)。因父母祷于尼丘山而生,故名丘,字仲尼。其先世为宋国贵族,自六世祖孔父嘉始“别为公族”,以孔为氏;五世祖木金父避华督之祸由宋迁鲁,世为鲁大夫。

三岁 周灵王二十三年、鲁襄公二十四年(前 549)

孔父叔梁纥卒,卜葬于鲁东防山之阴(今曲阜城东二十五里处之防山“梁公林”)。

六岁 周灵王二十六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前 546)

孔子幼而好礼,为儿嬉戏,陈俎豆,设礼容。

十九岁 周景王十二年、鲁昭公九年(前 533)

孔子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

二十岁 周景王十三年、鲁昭公十年(前 532)

生子伯鱼,鲁昭公以二鲤赐,荣君之贶,因以为名,字伯鱼。是年,孔子为鲁委吏。

二十一岁 周景王十四年、鲁昭公十一年(前 531)

孔子为鲁乘田。

二十四岁 周景王十七年、鲁昭公十四年(前 528)

孔母颜征在卒,与父合葬于防。既葬,孔子曰:吾闻之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崇四尺。

二十九岁 周景王二十二年、鲁昭公十九年(前 523)

孔子适晋,学琴于师襄。

三十岁 周景王二十三年、鲁昭公二十年(前 522)

郑子产卒,孔子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此年始受徒设教,颜无繇、仲由、曾点等先后从学。

三十四岁 周敬王二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前 518)

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已而,返鲁。鲁孟厘子卒,遗命二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从孔子学礼。

三十五岁 周敬王三年、鲁昭公二十五年(前 517)

孔子适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景公问政。公欲封以尼溪之田,不果,遂去齐。

四十九岁 周敬王十七年、鲁定公七年(前 503)

阳货(阳虎)专政,欲见孔子,馈蒸豚以招致之。孔子眈亡往拜,遇诸途,有“吾将仕矣”之语。

五十一岁 周敬王十九年、鲁定公九年(前 501)

阳货奔齐。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则之。

五十二岁 周敬王二十年、鲁定公十年(前 500)

孔子为鲁司空,又为司寇,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齐人归鲁侵地。

五十四岁 周敬王二十二年、鲁定公十二年(前 498)

孔子使仲由为季氏宰,堕三都。

五十六岁 周敬王二十四年、鲁定公十四年(前 496)

孔子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而鲁大治。齐人归女乐,桓子受之,三

日不朝；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去鲁适卫。过匡，匡人围之。过仪，仪封人有“天将以为木铎”之语。是时，冉有仆，夫子有“庶矣哉”之叹。主蘧伯玉家，与卫灵公周旋，见南子。已而，灵公问陈，孔子对以军旅未学。明日，遂去卫之宋，司马桓魋欲杀之，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是以微服过宋，去宋适郑。

五十七岁 周敬王二十五年、鲁定公十五年(前 495)

孔子自郑适陈。

五十九岁 周敬王二十七年、鲁哀公二年(前 493)

孔子适卫，去。适晋，及河而返卫，如陈。

六十岁 周敬王二十八年、鲁哀公三年(前 492)

孔子在陈。闻鲁庙灾。

六十一岁 周敬王二十九年、鲁哀公四年(前 491)

孔子自陈如蔡。

六十二岁 周敬王三十年、鲁哀公五年(前 490)

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问政于孔子，对以近悦远来；论直，对以父子相隐。又有沮、溺、丈人、楚狂等事，遂复返蔡。

六十三岁 周敬王三十一年、鲁哀公六年(前 489)

孔子留陈、蔡间，有绝粮之厄。既而，楚昭王聘之。适楚，不用。返卫。

六十四岁 周敬王三十二年、鲁哀公七年(前 488)

孔子在卫。

六十六岁 周敬王三十四年、鲁哀公九年(前 486)

夫人亓官氏卒，葬于鲁北泗上。

六十八岁 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前484)

季康子召孔子,孔子自卫返鲁。不仕。乃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并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六十九岁 周敬王三十七年、鲁哀公十二年(前483)

子伯也卒。孔子葬之。有棺而无槨。

七十岁 周敬王三十八年、鲁哀公十三年(前482)

孔子自序为学渐进之功,自十五以至七十从心不逾矩。颜渊死,哭之恸。

七十一岁 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

是年春,哀公西狩于大野,获兽,以为不祥。孔子视之,曰:“麟也。”然后取之,麟已死矣。是时,孔子作《春秋》成,遂绝笔于获麟。夏六月,齐陈恒弑其君简公,孔子沐浴请讨,哀公诿诸三子。孔子有“吾从大夫后,不敢不告”之语。

七十二岁 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前480)

孔子闻卫乱、子路死,哭子路于中庭。

七十三岁 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前479)

四月十八日,孔子卒。未卒之前七日,梦坐奠两楹之间。明日,曳杖逍遥,作泰山坏、梁柱摧之歌。子贡问焉,孔子曰:吾梦云云,盖死兆也。果寝疾七日而歿。卒后,弟子为之服丧三年,临别,哭尽哀,或复留。惟子贡庐墓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名孔里。并以孔子故居作为庙堂,陈衣冠琴书于堂中,年年奉祀。西汉时,司马迁适鲁,观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习礼其家,至低回留之不能去,不由发出“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之叹。

孔子卒后,历代帝王多有封赠,鲁哀公称之为“尼父”;汉平帝追谥“褒成宣尼公”,和帝封其为“褒尊侯”;隋文帝赠为“先师尼父”;唐高祖诏为“先师”,高宗尊为“先圣”,玄宗追谥“文宣王”;宋真宗加谥“玄圣文宣王”,后改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宗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改称“至圣先师孔子”;清世祖加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民国改称“至圣先师孔子”。

自序

阙里孔氏号称“天下第一家”，是我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封建世袭贵族，研究孔氏家族无异等于以个案形式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它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然阙里孔氏更是典型的文化世家，自孔子七世祖正考父整理诗歌，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至春秋末孔子以“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从而对三代文化遗存全面汇集整理，编为教材，讲学杏坛，同时，孔鲤趋庭，教学《诗》、《礼》。之后，裔孙踵事增华，纘述先祖遗言，训解家藏经义，经学方面，“述圣”子思作《中庸》，千古称颂姑且不论，即如汉孔臧、孔安国世典家业，晋孔衍、孔晁阐释群经，唐孔颖达斟酌众家，统一传注，清孔广森复兴绝学，肆力《公羊》、《大戴》，俱羽翼经传，有功儒学；文学方面，则有汉孔融、南齐孔稚珪、唐孔巢父、宋临江孔氏三兄弟、清孔尚任等扬标立帜，辉映先后。他如孔传铎、孔继汾父子之礼乐学，孔继涵、孔广森之算学，孔继涵、孔广林之校刊辑佚，亦皆成绩斐然，为时所称，以至于形成了具有悠久历史、一脉相承的孔氏家学体系。而且继继绳绳，不管世道人心如何变化，其秉承诗礼传家，皓首穷经、自为师友的家学传统从未因之而稍改，甚至于宁违荣不违道，孔臧即曾辞迁御史大夫，谓“臣世以经学为家，转相承作训法，然今俗儒繁说远本，杂以妖妄，难可以教。侍中安国受诏缀集古义，臣乞为太常，典臣家业，与安国纪纲古训，使永垂来嗣”（《连丛子》上）。可以说，读先祖遗书乃是历代孔氏子孙的天职，族规家训有明文规定，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与衍圣公孔克坚、孔希学对话时亦曾勉励其叫子孙多读书，让四方之人，俱来执经问难。对此，衍圣公以下无不终身奉行，矢志不移，清初衍圣公孔毓圻之子孔传鉞弥留之际尚命其子孔继浩诵读《论语》信近于义章给自己听，其有别于世俗遗嘱多矣。不独阙里孔氏如此，外迁子孙也无不走到哪里把读书的遗风带到哪里，据《孔子世家谱》记载，平阳派支祖溪，隐居平阳，传家学，以《尚书》教授，其族中业儒治经者，摩肩接踵，不胜枚举，兹以社会动荡的明清之际第六十六、六十七代为例，即有业儒者三十八人，治《易经》者三十一人，治《诗经》者十九人，治《书经》者二人，治《春秋》者三人，“五经”统治者九人，其中有一人兼治“二经”，另有清顺治乙酉岁贡孔兴周，当时推为理学

名儒。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布衣，研习经书，藏修于家，不求闻达，治经既非为猎取功名，亦非用以著述传世，而只是为了延续一种传统，使诗礼世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当然，孔氏读书的目的主要还在于济世化民，为国所用，孔子当时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弘扬家学传统的结果乃是造就了大批社会有用之才，即以科举通籍者而言，如唐宋时临江孔氏，四十代绩，登唐进士，任吉州军事推官，子明昌，唐昭宗光化三年进士及第，长孙瑄，宋太祖乾德元年登南唐进士，官陵阳太守；次孙琼，与兄瑄同榜进士；孙玆，登南唐进士，官著作郎；重孙儒，宋太宗雍熙间以《春秋》中举，任职衡阳；重孙侨，端拱间以《春秋》登南唐进士；重孙信，进士及第，官濠州太守；重孙俸，五举进士登科，为抚州民曹参军；重孙僕，中举人，其子温基以《书经》中举，后登进士；俸子札，进士及第，官御史中丞，朝奉大夫；儒之孙硕，明《春秋》，举进士。四十六代延之，与子文仲、武仲、平仲、和仲父子五人皆登进士第，时人称文仲、武仲、平仲为“三孔”。族中又有孔源、孔淑、孔滋相继登第，乡里亦号“三孔”。他们大多为官任职，造福一方。而在诸多孔氏官员中，任教授、学正、教谕、训导、掌教习者，尤不胜数，如平阳孔氏，五十三代景行，庆元府教授；潼孙，建康路教授；肅，金坛县教谕，建康学正。五十四代思璘，永嘉县教谕；思定，南康路教授；思退，太平路教授；思俊，勤县教谕，太平路学正，终宜兴教授。五十五代克林，金华县教谕，处州蜀峰书院山长，建宁路教授；克灾，永新州学正，龙溪书院山长，长江州路教授；克益（原名友益），大都路教授；克齐，黄岗书院山长，升路学教授；克镇，信州原道书院山长。他们由于职业的关系，无不以传播带有孔氏家学色彩的阙里礼乐文化为己任。有些即使不能任职外地，亦以塾师自任，教书乡里，以求无愧孔氏子孙。

有鉴于此，予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策划《阙里丛书》、起草《编纂缘起》与《拟目》时即沉浸于儒家典籍与阙里文献，访于山林野老及林庙故物，并逐渐认识到孔氏家学与儒学实同源而异流，儒学成为官方哲学后，孔氏家学仍护守着既往的传统，特别是宋元以来由于官方哲学“六经注我”式的任意发挥，已大失原始儒学本真，致使某些学者不得不向孔氏家学中去寻正宗。同时，孔氏子孙外出为官，在传播正宗儒学的同时，也吸纳融合了官方哲学，使其成为兼具二者优长的孔氏儒学——孔氏家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撰《孔子世家艺文志》，总结清理孔氏著述，就是在拓展传统儒学研究空间，发掘孔氏家学文化遗产，将氏族“血统”儒学注入官方“道统”儒学，老树新花，使其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但孔氏家学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和独特的传承方式，外界很难一窥究竟，以致有关研究工作目前尚停留在初始阶段，这与全球性的孔子儒学热形成强烈反差，直接影响着儒学和孔氏家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是一种极不正常的

现象,于是本人萌生了要在孔氏家学研究领域作番耕耘、略尽绵薄的念头,并私下拟定了一个写作计划,即先写一本《孔子世家艺文志》奠个基础,借以检阅二千多年间孔氏著述之实绩;再写一本《孔府姻亲撰述考》,概观阙里礼乐文化与各地姻亲区域文化相互渗透与影响;之后再编一本《谒庙颂圣文萃》,汰其空洞应酬,取其征实有用之文,以进一步认识和感受各地文人骚客的不同文化特质。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加以深入探讨,展开一系列的专题研究,以期对传统儒学研究领域有个较大突破,孰料竟拖至二十几年后才出这第一本。

当然,即使这第一本,因是为千年世家写《艺文志》亦属不易,主要原因在于:一是考辨梳理难。孔氏述作始自周秦,儒家以孔子为鼻祖,从“六经”、“九经”到“十三经”,皆与孔子有关联,而古籍书目向不明署,征诸传本,虽称出自孔氏,但早非原貌,如《论语》,学人皆知非孔子所手著,而是由弟子、再传弟子,甚至三传、数传弟子记录整理而成,然没有孔子,何来《论语》?《春秋》普遍认为孔子作,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而为作传;后又有公、穀二家。孔继汾以为“左氏亲受经先圣,而公、穀实子夏弟子,授受相承,皆有端绪,故传说虽有不同,要皆依附圣经,非由臆说”(《阙里文献考》卷三十一)。《孔子家语》更是问题多多,收与不收,疑似之间,如何处理,煞是费心。二是孔氏源远流长,枝繁叶茂,广泛分布于山东、浙江、江苏、江西、河南、河北、福建、安徽、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吉林、黑龙江、云南、贵州、四川、台湾,全国二十多个省份,甚至韩国及东南亚各国,即使一省之中,亦复散居多处。所以,欲将网罗无遗,诚非易事。况且,孔氏诗礼传家,著述极富,或登诸国史,或见于方志,家乘、传记,歧载纷呈,错综复杂。三是孔姓并非都是圣裔,明代《阙里世系图题辞》即称“当时列国如卫有孔达、陈有孔宁,郑(穆)公之子十三人,其一曰公子喜,字子孔,后为孔氏;其二曰公子志,字士孔,亦为孔氏”。后世更因历代王朝优渥圣裔,屡有假冒者,五代时即有洒扫户孔末剪灭圣裔、冒宗窃爵之事。明清之际复有孔弘业管户盗卖《家谱》给泰安住人,得银六十两。康熙五年,遂有泰安王小小,一名王扛子者,冒充圣裔,取名孔贞魁,交上谱资,编入新谱,后被人讦告,据实究办。而民国《萧山县志稿·选举表》也有举人孔毓美“本姓李”的记录,故同是孔氏,是真是假,亦须辨明。且真者何支何派,何人之后?加之各地孔氏多有重名,如滕阳户有孔广禧,字雨亭,八品执事官;盛果户也有孔广禧字雨亭,为执事官者。似此,稍不注意,极易混淆。更有谱名、榜名、原名、讳改,是甲是乙,一时实难下断,凡此皆需搞清弄明,此难之三也。虽说如此,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予竟锲而不舍,将其完成,且除体例方面极得友人赞许,著录考证方面亦不乏可述之处,兹

试举一二如下。

一、抉幽发微,广搜博采,较以往著录多所突破,特别是一些若隐若显、若存若亡的著述,如明阙里文献学家孔弘干《孔门彙载》、《孔氏文献集》,六十七代衍圣公孔毓圻《兰堂遗稿》,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安怀堂全集》,著名诗人、戏曲家孔尚任原撰、顾彩改编《南桃花扇》等皆重现于世,得以进一步确认与重新著录。同时增补了大量正史、方志、公私藏目不见著录的圣裔著述,如衍圣公孔传铎为著述大家,《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仅载《圣门乐志》、《申椒集》两种,《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博采群籍,也不过十一种,而本书著录多达四十种;清代诗人孔继鑠,旧目著录其书最多不过六、七种,此书列目至十八种,加上题跋书籍,共计二十二种,超出以往两倍,而且,其中如孔传铎《御纂宸订红萼轩书目》、《经史子集》、《学步唱和集选》、《词粹》、《今词选》,孔继鑠《孔北海年谱》、《孔氏文征》、《孔氏文征别录》、《孔氏族谱是政堂支谱》、《心向往斋锄余集》、《湖海集》、《归鲁吟》、《江上繁笳集》、《杜词文杂著》,俱为重要著述。又如南海岳雪楼孔继勋、孔广陶父子以藏书三十三万卷名于世,所抄珍籍上千帙,校刊经史诗文杂著亦复不少,然其自身著述反多不为人知,书目著录,寥寥几种,实际却是著述大家,本书据《家谱》、《硃卷》等搜集到二人著述三十余种。其中如孔广陶辑《王铁仙缩摹秦汉瓦当印谱》,堪补印史之缺,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所引各书序跋对研究其著述始末、家族盛衰、地方变迁尤具参考价值。清孔毓珣为一代名臣,历官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江南河道,诰授光禄大夫,卒谥“温僖”,生前奏疏甚多,后人编为《温僖公奏疏》四册,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有抄本,而《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中国古籍总目》等俱不见录。他如宝应孔传珠著有《原耻》,孔广稷著有《四分历谱》、《达斋诗集》,其人其书亦俱不见书目著录,本书则据孔昭察《会试硃卷履历》加以补著。另据民国《孔子世家谱》与孔昭晋《硃卷履历》,清江苏吴县孔继瑒撰有《玉泉文集》及《栖月轩课艺》十二卷、《栖月轩吟稿》十卷、《栖月轩历试存草》二卷、《二十四孝启蒙试帖》一卷,各书既不见传本,亦未见书目著录。孔昭乾为光绪九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刑部主事,赠员外郎,著有《海外鸿泥日记》四卷、《英政备考》二卷、《印政备考》二卷,及《光绪己卯科江南乡试硃卷》、《光绪癸未科会试硃卷》各一卷,其书亦多不见书目著录。清代桐乡支孔氏,作者甚众,其中不乏名家要籍,且仅女诗人就有十余位,有的还擅词曲,著有传奇,而《家谱》竟全无著录。又如牟平孔氏,六十四代提督山西学政、翰林院检讨孔尚先,尚先子衍似,衍似子兴筠,兴筠子毓璠、毓瑶,毓璠子传莘,毓瑶子传藤,传莘子继型、继堂,继型子广金,均有著述;毓璠孙继培,及六十七代毓秀,六十九代继绪,七十年代广甲,七十二代宪洛等,亦俱

有著述,然以往书目著录多未见原书,致多疏漏与不确,本书则力矫其失,咸依原帙。

孔继涵是入选《清儒学案》的著名学者,尤以微波榭选刊与诗词算学著称于世,然绝少有人知其能制曲并有作品《春歌》传世。予早年游京师,至北大查阅其《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见其集部词别集著有《红桐书屋词集附录》一卷,孔氏藤梧馆誊稿本,遂索阅此书,但见其书端页首行题“红桐书屋词集附录”,次行题“春歌”二字。内有“醉春风”、“普天乐”、“朝天子”、“四边静”、“脱布衫”、“小梁州”、“石榴花”、“斗鹤鹑”、“鲍老儿”、“满庭芳”、“耍孩儿”、“四煞”、“三煞”、“二煞”、“煞尾”诸曲,并有宾白科介,末云:“蛾眉自古酿深冤,鸚鵡跟前也怕言。如何轻把沉沉恨,写在招冤第二帘。”其显为北调戏曲,而非词集。然古今曲目,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等绝不见录,因知曲阜孔氏经师制曲,广林以前已有其人也。又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春秋总义类等著有孔广森《春秋公华经》一书,书名很奇特,归类也牵强,征诸《山东通志》、《续修曲阜县志》、《曲阜清儒著述记》,俱无其书。己丑岁杪,予应山东省古籍保护中心之邀,对曲阜文管局档案馆提交的包括本书在内的多部孔广森手稿进行鉴别定级,始稍窥庐山真面,书为稿本,一册无格,内题“春秋公羊经 孔广森谨案”。凡每条先经后传,次广森案语,体例略同《春秋公羊通义》,而持与相校,内容则又大不相同,全然另一著作,遂据改题《春秋公羊考释》一卷,并撰写提要,申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第一批)亦据著录。至此,载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流行几十年的所谓《春秋公华经》,终得是正,其原来类属亦得随之而改。另外,该馆所藏的孔广森《礼服释名》底稿本,亦不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著录。又如青岛市图书馆藏有清孔宪穀《春风坐余草》不分卷,稿本四册,《山东文献集成》影印此书时亦如此题。其实,其中有三册为《片石山房吟稿》,只因与《春风坐余草》合装,且卷端书名下无题署,遂被混为一书,但题《春风坐余草》不分卷,稿本四册,致使《片石山房吟稿》长期湮没不彰,不为人知,反使本书成为第一个著录者。

孔兴训《玉华洞志》,宣统《山东通志·艺文志》云“见《四库存目·陈文在〈玉华洞志〉提要》,《传是楼书目》作三卷。”《四库全书总目·存目》“玉华洞志”条谓“明万历壬辰邑令海阳林熙春始为《志》,顺治甲午邑令曲阜孔兴训重修,岁久版毁。康熙乙未,文在又复修之。”考《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书无载,《曲阜志》、《阙里文献考》亦无其人其书,《孔子世家谱》虽载其人,却语焉不详。惟康熙《赣州府志》卷三十四郡名宦传谓孔兴训,字觉所,山东曲阜至圣裔,筮仕将乐令,辑《玉华洞志》,以文翰自喜,康熙甲辰守赣,居官九年,民至今思之。然乾隆《将乐县志》并无记载,原书是否尚存,不得而知。续经多方查考,始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此书,遂急往查阅。其书卷端题

“尼山孔兴训觉所纂定；玉华萧梦瑚尔达、廖椿大年参订”，惜无序言题跋详其缘起，于是又找来雍正增刻康熙本《玉华洞志》仔细翻阅，书前亦未见孔序，幸于其卷二“前序”得之，因加缮录，使成一完整著录。再如，上海图书馆藏有清嘉庆间刻本孔传纶《嘉庆己巳恩科会试硃卷》，内仅存《得天下有道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一文，缺科份与履历，传纶履历遂成空白。本书先考《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清嘉庆己巳恩科，见有孔传纶，钱塘人，二甲十四名，会元，证诸《杭州府志·选举》亦相吻合。再考钱塘孔氏，知为衢州派杭州支。又考英和《恩福堂笔记》卷下云：“余三主礼闱……己巳科，公定江苏省会元，已三日矣。青阳王文禧公忽执浙江省卷欲易之，而同事皆不欲易，文禧公曰：‘江苏卷，文三篇诚足以之冠多士，惟试律及经艺策对不若浙江卷，以之易江苏卷，诸公不必复疑。’顾元熙遂为第二人，孔传纶列榜首矣。”又据唐鉴《唐确慎公集·朝议大夫福建知府孔君墓志铭》，知传纶先人，宋南渡时迁于江南，遂家于浙。而其“兄弟四人，皆铮铮不诡于俗。君天性淡定，寡言笑，虚怀雅度，不与物竞，历官翰林、御史，不自为名，居钝避猾，敛智为愚，而于天下事，若在指掌中”。“君以会试第一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考选御史，时四川文武吏，多假军功冒滥议叙，奏核之。前后典试三省，俱称得人，京察记名，简放福建知府。过杭州省亲，病十余日，于嘉庆二十五年某月某日卒，年四十二”。一纸孤文，经过查核考证，亦成一丰富完整著录。他如大量秘本题跋与诗文摘录亦皆足增重本书，提升其学术参考价值。清昆山孔继泰著有《鹤坡诗钞》，书不见传，集外残佚，亦难觅踪，本书特据乾隆刻本《考卷应制诗清言》及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十四年钱氏通经楼抄本《元和郡县图志》补著诗文二则。南开大学图书馆藏有孔尚任著《续古宫词》一卷，清康熙孔氏介安堂刻本，书为徐乃昌旧藏，钤有“南陵徐乃昌校勘经籍记”、“积学斋徐乃昌藏书”朱文长方印，八行二十字，白口单边，版心有“介安堂”三字。然考旧载，汪蔚林《孔尚任诗文集·孔尚任著作目录》著录此书云“未见”，陈万鼎《孔尚任著述记》题《宫词百首》称“佚”，袁世硕先生《孔尚任年谱》谓“疑未曾刊行”，并于《后记》中说：“《续古宫词》十二首，可能就是《宫词》百首的一部分，也可能是百首以外的续作……但不知是否还有全帙存在。”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孔尚任小传云：“昔从估人见《长留集》三卷、《拟古宫词》一卷，惜未得之。”其所谓《拟古宫词》，正即此书之误题。诸家记述，如此扑朔迷离，俱因未睹原帙，凭意揣测。而新出版的《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亦不知世有此书，将其漏掉，故本书特予全文逐录，以供读者赏析。

二、释疑补缺，订误辨讹，是正古今著录所在多有，如国家图书馆藏有明刻残本《宁仪孔氏家志》，此书是现存较早的孔氏文献之一，历经《续修四库提要》撰稿人与赵

万里、冀淑英等前辈学者的鉴别著录，均不知其为何人纂修，《中国家谱总目》、《中国古籍总目》等亦无从知晓，而本书则经长篇考证，认定其出于宁陵派孔子六十三代孙孔贞有、孔贞右之手，百年缺憾，遂得弥补。《山东文献集成》是一部质量上乘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出版以来深受社会好评，本人身为编辑成员，除有《孔子故里著述考》供其参考，尚应主持人之请，开列曲阜学人著述要目四十余种供其选刊，惟惜著录方面个别地方未从予意，如选入第一辑的《海岱人文》收有颜氏诗集三十余种，其书先是题“曲阜孔广棡辑”，后又改为“曲阜颜崇榘辑，曲阜孔广棡补辑”，而本人则认为俱属不妥，以为其书必非孔、颜二氏知情人所为，不然，孔宪彝定于《阙里孔氏诗钞》、《曲阜诗钞》诗人小传中有所叙及，《续修曲阜县志》、《曲阜清儒著述记》，甚至宣统《山东通志》及孔广棡诗文集也不应毫无反映。若出二氏，尤其像颜崇榘、孔广棡这样较知名的学者，编排其书，定不致如此前后失序，更不会将鼎鼎大名的颜光敏漏掉，徒贻口实于世人。其实，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屈万里先生等编纂《山东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时此编已明题“清王懿荣辑”，并于条下小字注云：“清福山王氏汇辑微波榘抄订底本”。此不仅与予平日考察完全相合，即与民国二十一年王献唐跋孔广棡《藤梧馆金石题咏集录》“前见《海岱人文》先生集抄各书”的说法也不相悖。因为，王先生说的是“《海岱人文》先生集抄各书”，亦即《海岱人文》所收各种“微波榘抄订底本”，而非先生集抄《海岱人文》之各书。二位乡前辈之著录距王氏过世仅二三十年，相去未远，文献足征，所以，称此编为“清福山王氏汇辑微波榘抄订底本”是完全可信的，故本书从之。又如《清史稿》孔毓珣传称毓珣为“孔子六十六世孙”，“父恩洪”，其说俱误。据《孔子世家谱》，毓珣实为孔子六十七代孙，父兴洪，字起度，号涵万，历任陕西分守平庆道、江南分守江镇道、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以子毓珣贵，封光禄大夫（见史部《温僖公奏疏》条）。而《晋书》孔衍传谓“祖文，魏大鸿胪”似亦未妥。考二十代大鸿胪文，未见有后。衍祖实为义，字元儒，官魏谏议大夫。又有子三人，父毓，乃其长子也（见集部《孔衍集》条）。又如孔传来《太极图浅说》条谓《孔子世家谱》称其父毓瑾为“乾隆壬午科副榜”，“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此时传来已中举十年，征诸《柘城县志》，知“壬午”实为“壬申”之误。清孔衍樟撰有“大易中庸一贯图心性等论”九篇，《续修曲阜县志》、《曲阜清儒著述记》均著录，《孔子世家谱》衍樟传但称其为“举人”，《著述记》谓“晚举于乡”，似皆不详举于何时，而本书则据宣统《山东通志·举人表》，考定衍樟为康熙五十九年庚子科举人。《三肆堂诗草》的作者孔毓昌，《孔子世家谱》称其“字钟文，号虞言，雍正癸卯科举人”，《著述记》称其“字虞言，雍正甲辰举人”。“癸卯”为雍正元年，而“甲辰”为雍正二年，二者未免歧异。然考宣统《山东通志·举人表》，毓昌

实为“雍正二年甲辰科”，乾隆《曲阜县志》亦云“甲辰补行正科”，故从之，作雍正二年。孔传科任职一事，《孔子世家谱》谓官“河南扶沟县知县”，《著述记》称其“官宁津县知县”，二者所记似相抵牾，而考二《县志》所载，传科实于二县皆有任职，即乾隆十八年任宁津县知县，二十八起任扶沟县知县，二书不过各据所知罢了。又如广东中山图书馆藏有清黄培芳撰《岭海楼诗钞》四卷，《清人别集总目》据以著录题“孔继昌抄”，《广东文献综录》据以著录题“孔继堂抄”，因未睹其书，未敢遽定孰是孰非，故本书二者皆不从，而是根据本人考证改题“孔继勋抄”。

湖南省图书馆藏有《菰中随笔》一卷，卷端题“东吴顾炎武亭林著”，末镌“后学阙里孔昭薰较刊”。书前有何焯庚午仲秋序，并清张穆道光庚子十月十二日、叶启发辛未二月、叶启勋辛未十月二十三日手跋。启发称“此阙里孔昭薰较刊《菰中随笔》一卷，护页有平定张夙斋穆题记，云亭林《随笔》一卷，真迹存曲阜孔氏，近始付梓”。其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已著录，另著国家图书馆藏本，无题跋；二本著录同《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皆题“清乾隆孔氏玉虹楼刻本”，不分卷。湖南本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版本题署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四库存目标注》据以著录复题“清乾隆曲阜孔昭薰玉虹楼刻本”。旧目中《古书经眼录》著录此刻亦题“乾隆间阙里孔昭薰玉虹楼校刊”。然其书既为昭薰校刊，便不得为乾隆本矣。因昭薰生于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距嘉庆即位不过三年，亦即乾隆朝时，薰才三岁，未识之无，如何校刊此书？征诸张穆道光二十年跋“近始付梓”一语，核其书中避讳之字，其书似应作道光刻本。衡诸以往，昭薰所刻之书亦大都在道光一朝。又如《四库采进书目》等著录《道统图》题“明孔对寰、吕兆祥同注”，《中国古籍总目》、《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著录西谛旧藏明崇祯本《圣迹图》题“明孔对寰绘”，是皆不知“对寰”为衍圣公孔胤植号也。又如本书史部家谱类著录精抄明刊《孔氏族谱》有孔思模序，文中提及其《东家举要》一书，此书不见书目著录，《阙里文献考》云孔思敬有《孔子世家谱》卷佚，而无思模之名，不知思敬原名思模，另有《东家举要》一书。故一直以来，很少有人知道历史上曾有《举要》一书，及思模、思敬为一人，揆其原因，盖思敬为南宗，故北《谱》不得其详。民国大《谱》思敬传但称“元末与弟以义兵保障乡里”，其实，据《南宗考略》，思敬为官有政声，任西安教谕时，尝至阙里拜谒陵庙，会叙宗族。南还之日，衍圣公孔希学、曲阜县令孔克伸、兖州知府卢熊，各以诗赠行。阙里宗人、松江府学教授孔思言无子，思敬特以少子克信嗣之。又如元大德九年太平路学刻本《汉书》有孔文声题记一则，屡被书目文献提及，惟孔氏身世籍贯，多不能详，《天禄琳琅书目》即称文声“无考”，《全元文》误注文声为“今山西临汾”人，而据予考察，所谓孔文

声,实即孔文升。文升谱名思退,字退之,一作文声,字山竹,平阳派建康路教授潼孙长子,孔子五十四代孙,官太平路教授,将仕郎,嘉兴路知事,泰定三年,以承事郎任建康上元县尹,赘居溧阳沈氏,家富藏书,所撰《阙里谱系》赵孟頫为之序。

此外,书目著有清孔绍尧《性安文集》、《国民政府新法令》、《现代对于孔子之各方向言论》等书,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间刻孔绍尧《光绪癸卯恩科江西乡试硃卷》履历称其“派庆云,字维钦,号性安”。《孔子世家谱》无孔绍尧,而有孔庆云,字维钦,号性安,不云曾名绍尧,但字、号与《家谱》相符,中举时间与《乡试硃卷》相合,遂认定为同一人。光绪甲午科浙江乡试硃卷中有题“孔昭冕”者,经考昭冕原名铸颜,谱名昭瀛。国家图书馆藏有清康熙间刻本《康熙癸未科会试荐卷》一卷,《中国古籍总目》据以著录,题“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科会试荐卷一卷,孔幼仪撰”。考《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幼仪,江南高淳人,另作参见云:“毓仪 见孔幼仪”;《高淳县志》乡宦传谓孔毓仪,字端蒙,号北园,癸未成进士,授中书舍人,知直隶丰润县。而据《孔子世家谱》毓语传,“幼仪”乃其榜名,谱名毓语,字钟义,奉旨改名毓仪,号北园,又改字端蒙。上海图书馆藏有孔广彪《同治癸酉科顺天乡试硃卷》一卷及孔广钟《光绪庚辰科会试硃卷》一卷。广钟缺履历。广彪,据《硃卷》履历,父继琳,字仲球。《家谱》称继琳有子二:“广熙、广煦”,与《硃卷》所载不合。又考《吴县志》昭乾传,云“从父广彪,元和籍,光绪庚辰进士。昭乾己卯举人,癸未科进士,连翩科第,荣冠里间”。然考《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未见有彪名。据予考证,以为广钟即广彪,广彪即广熙,亦即同治十二年顺天乡试之广彪、光绪六年会试之广钟,与《家谱》所载之广熙实为一人,而非二人、三人也。又如,《中国家谱总目》著有广东中山图书馆藏《中山潭洲孔氏宗谱》一书,清孔昭莱主修;上海图书馆藏有清孔昭莱《光绪戊子科顺天乡试硃卷》一卷,履历称其“系广东广州府属内香山县圃都一图九甲民籍”。书作者,一为“潭洲”,一为“香山县圃都一图九甲”,鉴于孔氏重名现象十分普遍,一时很难判定究竟一人,还是二人,为了搞清弄明,予曾历考十四世,始获解决。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著录蒋汝藻藏旧写本《小亨集》分别题“孔荃谷继涵抄目”、“孔继涵手写目录”,然考罗振常《善本书所见录》其书补目附注,云“嘉庆三年微波榭录”。“嘉庆三年”,继涵早已去世,因知此补目者定为其子孔广楫也。又如《中国家谱总目》著有清孔广余纂修,雍正五年刻《孔氏敦本堂支谱》一书,经予考证,认为其所谓“孔广余”必为“孔庆余”之误,“雍正五年”应是“光绪五年”。青岛市图书馆藏有清孔宪穀蓝格稿本《春风坐余草》一卷,泉民主人记云:“此稿册《春风坐余草》,孔宪谷手订诗稿,红谷之小弟,世无刊本,真墨迹可贵。”

题记竟将宪穀之曾祖孔继涵误为其小弟。清道光六年顾沅赐砚堂刻有清顾沅辑、孔继尧绘《圣庙祀典图考》一书，《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史部政书类著录此本，书名略同，而列其子目云：“《依园诗略》一卷，（清）方登峰撰；《星砚斋存稿》一卷，（清）方登峰撰；《垢砚吟》一卷，（清）方登峰撰；《陆塘初稿》一卷，（清）方式济撰；《出关诗》二卷，（清）方式济撰；《龙泌纪略》一卷，（清）方式济撰。”此著甚谬，考其所列各目，实为《述本堂诗集》所收书，且若真如所列，又何能入“史部政书类”？又如清康熙举人孔元祚曾参与编纂康熙《长乐县志》，其书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有藏，《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籍总目》等据以著录咸题“清康熙二十六年刻本”，《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前言》介绍此书亦谓“刊于康熙二十六年，记事止于是年。”不知其卷六补有康熙三十年事，且崇禎皆作“崇正”，弘治皆作“宏治”，万历皆避“历”字。又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群经总义类著有曲阜文管会藏孔广森稿本《十三经札记》一书，经查阅，其书主要内容虽为考释《公羊》、《大戴》以下诸经传，但并非全系经传，中有释《管子》等作，故将改题《读书札记》，归入子部儒家。孔广陶编有《岳雪楼书画录》五卷，此书《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有收，云“据南京图书馆藏清咸丰十一年刻本影印”，其实本书无“咸丰十一年刻本”，而是《续修四库全书》编纂者误陈氏辛酉序为刊刻年，不知书前另有光绪己丑即清光绪十五年刻书牌记。民国二十二年苏州文新公司铅印本《吴县志》八十卷系曹允源、孔昭晋等纂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此《志》题“曹允源、李根源纂”，《中国古籍总目》著为“[乾隆]吴县志八十卷，曹允源、李根源纂，民国二十二年苏州文新公司铅印本”，皆未妥。又如清孔兴筠著有《萝月山房稿》一卷，《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线装书目录》（集部别集分册）著录馆藏抄本，作者题为“孔兴韵”；《清人别集总目》据以著录，复将书名误作《梦月山房稿》。又如清孔毓璠《绿雪山房诗集》一卷，《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线装书目录》（集部别集分册）著有馆藏抄本，《清人别集总目》据以著录，题《绿雪山房诗钞》，“孔敏璠撰”，“敏”字当为形近致误；宣统《山东通志》复据《府志》著录此书不题卷数，作者误为“孔毓璠”。他如《小忽雷》、《清志补编》一书二见，一题孔尚任撰，一题顾彩撰；孔贞运《敬事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两列其书。类似例子，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寻常著述、大型书目或不能免，而让人不解的是一些宗师巨匠著录孔氏亦频频出错，如《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1929年2月第6卷第5、6期合刊载顾颉刚、陈槃《曲阜孔广森及其家族的著述》不过一篇短文，却有错误十多处，文中除某些字误，还误将孔广林《通德遗书所见录》列之孔广森名下，并称广林为广森弟；误将孔衍璠《庙庭礼乐典故》为“孔兴灿著”，称兴灿为“五十九代衍圣公第四子”。又著孔贞瑄之书为《聊园文集》、